

内賜

懲必錄

七

廿九

懲必錄卷之十二

辰巳錄

辛巳歲友



馳啓與 天將講講和非計狀癸巳四月十九日

前日提督發怒於舡隻不時整齊欲拿致臣還止事則已為狀 啓矣今日李松兵寧戚游擊金錢游擊世禎來在東坡立旗牌于館正廳假家呼臣等恭拜臣等以提督既云旗牌乃皇上之命豈容不拜若又辭避則必生大事故仍往恭拜李戚錢三人與查總兵同在一處招臣等及巡察使李廷馨同坐極言倭奴既已乞貢而 朝廷已許之且爾國人民幾盡

死亡農作盡廢事勢危迫之狀縷縷不已臣對之曰  
老爺此言意思安在游擊等言 朝廷既已許貢本  
國亦當勿爲勦捕以導經略牌文臣等不勝憤鬱對  
之曰我國若欲與倭奴講和則不待今日當初倭賊  
要和於我國者非一非再一爲投書於東萊再投於  
尚州三投於平壤而我國憤倭奴有不恭 天朝之  
語爲天下大義寧死不辱以至於此今倭賊焚燒  
廟社發掘 丘陵屠戮人民有不共戴天之讎乃以  
牌文更爲禁約報讐此小邦人民之所以痛心切骨  
而不敢承命者也戚錢兩人反覆爭辨或書寫以示

或嚴辭峻責臣對之曰弊邦雖小亦知有君臣父子  
之義今倭賊有君親之讎爲必報之地不圖 天將  
更以殺賊爲罪兩人又云此朝廷之命 天子聖旨  
而經略提督奉行何敢不從且倭奴已許返 王子  
陪臣及人民朝鮮上當相時度勢姑爲容忍待後國  
勢稍康軍兵稍練自有復讎之日如勾踐之生聚訓  
鍊方爲長遠之慮豈可不忍目前之忿而敗大計乎  
臣答之曰雖以利害言之恐 天朝爲此賊所欺自  
古中國與外夷講和而誤事者多矣錢游擊勃然大  
怒以手裂去所書之紙勸聲相詰戚游擊笑而解之

臣曰小國兵力實弱不能自復大讐萬死無惜至於和戰大計天朝制之小邦不敢干預難以口舌爭願辭退游擊云經略牌文當遵行臣答之曰各處官義之兵皆有報復父母兄弟之讎豈能禁之况未承寡君之命安敢擅便遵行游擊等怒曰此乃朝廷之命雖國王豈敢異同今若往稟國王而後行則吾輩寧能坐待乎辭色峻絕斷無回意臣等拜出既而還入請見則李總兵拂衣先馳向馬山去獨與戚錢論說縷縷爭辨移時而不聽臣等退來又具呈文入送二人怒曰若然則吾當稟於提督撥兵還去

任爾等自處既而戚錢二人又欲向馬山全羅巡察使營傳示牌文要臣等出公文傳示全羅營且令出入向道令通使下人環立催促立馬以待臣等念此乃天朝命令終不可以言辭停止不得已移文於全羅營略言戚錢游擊持牌文進去除傳通各處外整齊軍兵如有倭奴亂出搶掠隨處截殺不少饒貸事成送游擊等取見然後始為起去即刻京圻左監司成泳馳報內天將下帖以近日我國人民與倭構釁天朝法令全然不遵有倭夷効順而朝鮮反叛亂之語至拿成泳等于軍門查究云其言不可忍

聞而在我國軍民萬姓之心痛心切骨而無如之何  
大抵事勢難處至於如此而亦緣臣等誠意淺薄不  
能感動 天將目見此事罪死無赦請先正臣等之  
罪而 朝廷別據區處

馳啓軍功狀同日

臣軍官韓士立率西江麓幕軍人李千福等十餘名  
往探龍巖陣所在欲為乘夜火攻之計已悉形勢而  
緣沈游擊等方在其處不敢下手本月十四日李千  
福等遇賊於外城山斬首一級射殺十餘名十五日  
又戰於外城山韓士立等斬頭一級射殺九名十七

日又遇賊於外城山賊兵二百餘名我軍十四人突  
入亂射賊奔北而去李千福等射殺又十餘名其餘  
射中者甚多近日我軍無不思奮爭先擊賊賊氣亦  
衰見輒奔北而緣唐將往來禁約賊兵不出而我軍  
亦不敢薄戰城下以待 天兵入城之日少復窮天  
之讐豈意 天將終與此賊講解至於抑勒我軍不  
得報復十七日周於謨等拿致成沐于軍中查究捕  
倭何人者宗因韓士立等城山之戰而然也我國兵  
力寡弱不能自振而欲倚賴 天兵終至於此憤痛  
欲死而無如之何

馳啓提督發向京城隨後前進狀四月二十一日在臨津

本月十九日午時查然兵率兵發向坡州申時提督率大軍繼至東坡臣就去問安提督答云知道且云今日追擊賊尾如何蓋提督以臣等每請進兵故以此言之其意則近於不誠二十日朝提督盡率大軍發向京城臨發臣與接待使等力言倭奴狡詐不還王子經略牌文亦有順則撫送則勅之語今既逆命請速進兵且我軍方欲渡溪追躡願老爺明白分付提督不甚請聽謾答曰任汝兵力且曰爾國將官不待王子之出而先為入戰甚可惡因即上馬而

去京城體探人皆言城中賊幾盡出去而沈游擊及天使兩人同行 王子心不放出極為痛心欲死無地已令全羅巡察使權慄巡邊使李瀛防禦使高彥伯李時言鄭希玄等急速前進相機施行而臣亦隨後到臨津因唐兵塞路未即渡江緣由為先馳啓

隨 天將入城後馳 啓城中形止及分付諸將邀截賊兵狀四月二十一日

昨日提督自東坡入城事則已為馳啓臣日曠隨入城中倭賊已盡出去而 天將隨後護行故諸軍不敢追擊高彥伯之軍自東大門先入擊斬落後之倭

五級李山輝自西道而入斬六級李質斬一級而皆畏天將之令隱置他處矣臣等與權慄李達釐成泳等進提督門外致謝收復之意則提督荅曰議政過我今則致謝耶因云明日相見蓋臣以進兵之意累日苦口論辯而天將不從故其言如此城中形止則日暮未及詳知今日諸處廟社宮闕陵寢分道奉審追後馳啓計料自慕華館白骨推積城中則人馬顛仆而死者不計其數負穢滿路人不可近人家亦存四五分之一不勝痛哭天將出令云倭賊不出王子以去我當發兵追勦須於漢江具舡隻

云故臣即令京圻監司成泳及倡義秋義等使達夜措置賊兵所渡浮橋則皆焚燬無一舡隻督令京畿忠清水使所騎戰舡并由龍山上送漢江而潮水甚淺恐不得曳上用是憂慮權慄高彥伯李時言鄭希玄則使之抄發精兵先渡追勦矣臣前日所遣司評李忠申覩馳報內宣居怡合軍九百餘名欲為邀截而賊兵挾道設伏多持火炮故未得下手云云使之相機進勦毋失機會事分付而惟是天將一路護行處置極難尤為悶痛

分付諸人收拾京城狀

城

四月二十三日在京

京城新復之後事同草創而人心危懼剽掠四行若不登時撫戢誠為可虞臣即令全羅巡察使中衛將趙倣率全羅道軍三百名為都城西道捕盜大將巡邊使李質別將李思命率軍四百名為東道大將使之修掃污穢撫綏居民禁戢侵掠京城內外公私廬舍及各處倉穀遺在者則使戶曹專掌收拾而倉卒典守無人故龍山倉則令月串金使者守又令臣從事官判官金琢軍官宣傳官李山輝聽戶曹之令分道收拾又令湖城都正倡義使收拾書籍又令安撫使判尹柳根以城中餘穀除出數百石賑濟飢民且

以皮穀分給京城近處居民以為種子虞侯趙撥收拾印信及銃箭軍器雜物而各司書吏書寫典牒等死亾之餘多屬於秋義倡義故移文兩陣使之各還本役矣臣前有體察三道之命即今東南事勢尤為緊急臣若未蒙斥免則賊兵未盡退去之際當下去料理策應而京城之事必須大臣鎮撫兼且接待天將可無疎虞失誤之患

馳啓天將禁戢我軍不得追賊狀 同日

本月二十日 天兵入城事則已為狀 啓其日初 昏提督向臣等言今當發兵追躡爾國軍馬亦令同



進頃速備過江舡隻臣等仍前分付令京圻忠清而  
水使由龍山督上舡隻猶恐遲緩又令左監司成泳  
親去督促而使巡邊使李賡全羅巡察使權慄京  
畿防德使高彥伯平安防禦使鄭希玄無三道防禦  
使李時言亦依前日分付由路梁抄率精兵過江僧  
將惟政等軍亦由楮子島近處過江而通于前道官  
義之兵合力邀截二十一日早朝臣等叅候提督致  
謝收復京城後因言進兵之事提督即時分付大將  
張世爵李如柏發一萬五千兵追之臣慮渡江舡隻  
猶未及期出漢江監督舡隻水使丁傑李嶺等海舡

因灘淺未得上來有倭新造舡五十餘隻我國仍朴  
舡四隻注來渡軍軍馬已在南岸者五六千其餘陸  
續皆渡而臣等出去時路逢祖總兵自漢江還入城  
中以為提督命之還來臣等固已疑之及至江上問  
安於李如柏則如柏稱之病刺痛卧在江岸樹陰張  
大將則已為還八日晚李大將亦稱病重乘轎入城  
天兵之已渡者亦皆還渡臣等不勝疑訝痛悶臨昏  
更就提督門外探候其事既而提督使掾房出言宋  
經略諭帖來到禁勿追襲吾亦不得自由且聞倭  
賊以 天使二 王子在後而行若爾國兵馬果能

蕩滅則天使雖被害猶之可也不然則徒傷天使與王子於汝國實無所益經略聞之必咎吾節制失宜其說甚多不能盡記而大略皆不欲進兵之意臣等答以倭奴狡詐桀驁不還王子及被擄人民而去當以重兵躡其後彼有畏懼之心然後王子人民可有還國之望今若撥兵不追則賊何所畏忌乎且必屯據嶺南兇謀難測此時天兵雖欲更為追勦得無已晚難及乎如此往復數次因夜深退來三更夜不收二人押金羅監司權慄來提督處詰問徑自渡江之意又據巡邊使李贄防禦使高彥

伯等馳報唐兵羅列江邊勿令進兵李贄先鋒將邊良後鎖項曳地重傷歐血李贄亦被拘留江邊不使發去又高彥伯馳報二十一日進軍在中路查將率二十餘人列立前路使不得前進招高彥伯發怒詰責彥伯不得已托以整齊支持之事查將全不聽從挽留不放云提督發送追兵渡江之事不過難於臣等之力請而姑示追擊之狀實無進兵之意故張世爵托故還來李如柏稱病不進將士皆無闔心而未抄出示經略牌文顯言不得自由之由如此支吾遮說頃刻變遷此雖臣等誠意淺薄不能動人之所致

而亦緣經略與提督諸將定計已久殆難以口舌爭  
至於我國軍兵亦被處處遮截不得進去尤為痛悶  
極天臣等不能自力討賊以復宗社之讎而事至於  
此徒為痛哭流涕請先治臣等之罪并免重任以謝  
軍民齊憤之心

奉審松山 靖陵靈幄狀四月二十二日在京城

臣二十日昏時自東坡入城二十一日護渡 天兵  
追賊事悉終日在漢江二十二日始為奉審於揚州  
松山里 靖陵靈幄奉安處號痛固極呼天叩地欲  
死不得朝 陵使順寧君陪侍 幄殿 僉正朴由仁

前萬戶金克忠率軍數十餘名仍為侍衛矣京畿各  
邑蕩敗已甚又奔走於唐兵支待頓無餘力故臣移  
文于江京監司使之進排凡物而 靈殿野次宿衛  
孤單凡事待 朝廷指揮急速不分晝夜處置臣又  
奉審 宗廟灰燼之餘僅辨基址 三宮亦皆殘毀  
不可忍言并以大槩馳 啓

病未南下狀五月十五日

臣積傷氣血自前月二十四日得病危重二十餘日  
不省人事昨日為始稍省人事尚未舉頭生死難知  
浮橋則前以驪州牧使金億秋京圻水使李頌差之

造排令已畢造大軍已為盡渡漢江曹判書李誠  
中以糧餉事隨大軍南下督運饋餉等事必已接濟  
無闕他餘事臣病勢如此不能料理以有 旨辭緣  
移文俞泓臣身受重任危病如此差復未有期限此  
處及東南事勢日益危急而百不料理卧病垂死非  
徒臣私計悶迫其於公事亦甚狼狽敢望 朝廷速  
差他人使得幹理其任以便公私

馳啓 天將驅迫諸將使不得追擊狀

當初臣未病之日 天將入城之際分付諸將使高  
彥伯李時言金應瑞等從東道過江與利川府使邊

應星合勢追擊李賞及金羅監司權慄等從西道過  
江與金羅兵使宣居怡及京畿左道官義兵合力追  
擊因通於忠清慶尚等道使之約速軍兵一搥追擊  
不意 天將查大受以下各率其軍羅列漢江之南  
見有持弓矢捕賊形止者輒結縛亂打臣軍官司評  
李忠別率一隊亦在竹山地內洞里斬賊五級為查  
大受軍人所望見首級則僅為箴置而李忠為查大  
受所歐打幾於重傷助防將洪季男亦為查軍所傷  
使之自隨不能任意捕賊如李賞以下皆被拘執獨  
有李時言鄭希玄邊應星等從間道乘其不見擊斬

遁歸之倭我國兵力固為寡弱而為 天將中路搪  
塞使將士解體賊兵任意退歸其為痛憤莫此為甚  
臣固以此至於憂憤添疾而無如之何今則都元帥  
金命元已為隨 天將南下而臣病重落後凡事不  
能料理伏枕垂死之中祇受 聖旨尤不勝悶痛摧  
隕之至即以有 旨內辭緣急速移文於都元帥處  
料理糧餉且請急時募粟狀六月十二日在京城  
自四月二十日大軍入城之後兩湖漕運軍糧米豆  
并四萬六千餘石已盡用下龍山倉遺在倭穀其數  
不過二千餘石今已以此穀繼之其勢不出一二日

亦當竭盡此外城中倭館遺在之穀亦不滿千石各  
處我國用度及 山陵之後逐日費用其數不貲若  
天兵久留則勢不得已當以田稅之米繼之而田稅  
已捧及時方到泊者亦僅萬餘石此亦能支幾日臣  
伏聞兩湖財力無復寸餘而天兵之留在尚州者及  
近日駱叅將宋游擊等各率其軍更向湖南以兩湖  
之力彼此調度其勢百無可支京外糧穀一時俱竭  
則更無措辦之勢其為闕迫不可形言唐糧之來在  
義州者急急舡運上送而督運 御史尹敬立自初  
專掌唐糧今則遠在慶尚道唐糧之來到者亦無

勾管檢察之人不無疎漏之弊常時則戶曹專掌國計所任至重堂上即聽雖備員察任而猶不免遺失之患今則京城新復事同再造而判書李誠中下去後戶曹無他堂上官即聽則皆是假官事事判決不成頭緒極為可悶判書上來間叅判叅議中急速差送且帶即聽數人分掌察任國家經費庶得措置大抵今日所患莫大於糧穀匱竭如慶尚道賊兵屯據海邊勢益鴟張而道內公私俱乏積屍相枕調軍防備百計無策臣意全羅道各官兩麥稍熟處欲為購募若得數千餘石亦可以繼軍糧之乏且可以賑

濟飢民臣前日嘗來空名告身其數不多且無四品以下相當之職請令該司急送成送數百張以廣募粟之路若失此時數月之後雖欲為之民間麥小必無應募者矣上項所陳諸條朝廷緊急相議處置近日京城糧餉等事右議政俞泓專掌檢勅凡千曲折必為已盡狀 啓而事係關迫并達大槩

乞抄擇精兵以為後圖狀

請倣浙江器械多造火炮諸具以備後用狀

募京城軍卒練習浙江火炮狀

并見本集

請修葺山城以為戰守之計且慎擇守令以  
收人心狀六月十三日

近日連得慶尚左監司韓孝純及兵使權應銖水使  
李由義等馳報兇賊屯據於梁山機張對策乘釜  
山金海昌原等地勢甚鴟張造設房屋廣築城堡收  
聚糧餉聲言將犯晉州其勢極為可虞蓋蔚山之賊若犯  
慶州以及內地則左道不可保矣梁山之賊更上直  
路而昌原之賊西犯晉州以及湖南則彼此不能相  
救而三道危矣大抵今日之勢當且守且戰此正古  
人所謂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今賊兵雖在海

邊而中道則密陽以上已為我地當隨其所得設險  
堅守必擇地勢形便要害之處或設土壘木柵多備  
器械使賊不敢來犯然後蓄力乘便精擇勇軍統於  
猛將飽士秣馬乘其賊勢動靜左右勦擊令賊駭然  
不安賊進無所得退失所據其勢將不久而遁迨因  
其退遁之際半渡之時水陸合兵四面蹙之則可以  
全勝臣之區區愚意為今日計似無出於此者臣前  
日妄獻一得請於郡邑之城急設炮樓又請修葺山  
城令民入保賊至清野以待者此正欲先為固守之  
計也我國自古長於守城而短於野戰頃日權慄率

州之戰亦先得地利故賊兵多於我軍數倍盡日苦戰而終不能陷城大敗而歸賊之棄城遁歸者未必非此一戰為之助也臣以此知今日急務無大於設險堅守而天將中有識如駱容將等所言豁然請令該司急速商議如以為可行則下于諸道漸次設立而山城之可守處曉諭民間各出其力次次繕修公私穀食亦令聚在其中然要不可限以時日以傷民力在當事者善措之如何耳炮樓之制若成則誠為萬世之利但必有火藥火炮然後可以却敵如火藥不敷火炮不多則徒設無益此亦朝廷急急區

處或設局於京中多聚匠人晝夜打造千萬餘介分送諸處火藥亦令外方自為燔造使用之如水火則削敵保邦此為器利不待他求也我國人情不能先事而圖事過則輒悔數年前軍器所藏火藥有二萬七千斤而臣其時隨在備邊司之列欲以二萬斤留京七千斤送于兩南以備倭寇而論者以為京中火藥不可濫費只數十斤充數分送竟為賊所盡有兩海邊防備之處或無有一二斤之儲雖欲用之其可得乎今宜深懲往事弛火藥私造之禁廣傳習銃箭之規凡人之不能操弓者盡為火炮之軍分遣作隊操



練有法紀律素行則賊何由來犯而國家之厚庶可少雪矣古人云器械不利以其卒予敵駘市人而戰則雖名將猶難成功今賊退已數月事勢危迫日甚一日而中外情未免狂莽安尚無措置之事幾於悠悠度日萬一賊兵更為長駢國事無稅駕之地臣之無狀窮獨寒心且嶺南則凶饑瀉疫人民死亡殆盡自聞慶以下直至密陽數百里間人烟斷絕已成空虛之地雖欲有為其勢未由今宜急於兩湖多嚴設策厚為賞格及其兩粵之猶在民間汲汲收合則多至於萬石少亦數千餘石以此為糧既可以緝軍食

又可以招集游手以為砲樓築壘之後故臣別為狀啓亦望該司急速舉行成送告身帖文則臣當遣帶行從事馳往購募獎不至及民而事亦可濟矣慎擇守令亦為今日急務蓋兵興以後苟且充差民生之困於剝剥未有如此時之甚惡毒憤罵至有不可忍聞者凡國家興衰撥亂之機必以先得民心為務民心既得則天意亦自然悔禍此必至之理也臣願今日諸道守令視平日更加慎擇程才量能其有功劳才器者則拔擢授任貪鄙庸劣者漸為澄汰又令監司及奉使出入之人宣布德意撫摩凋瘵若痛癢之

左已使四方民情仰承 國家仁恤之意如得更生  
 則雖勞而不怨矣近日非徒守令不體如傷之意至  
 於奉 命往來之人亦甚衆多督責厨傳鞭扑吏民  
 所至之處人皆騷動此亦更加申勅而務為除弊然  
 後驛路郡邑庶有一分之利矣且臣又有所慮 祖  
 宗朝設立巨邑皆曰一道形勢大小錯綜使之捍外  
 衛內其意至深遠也以京畿言之則揚州水原廣州  
 利川江華皆是京城藩蔽股肱之地此等之邑當須  
 留意別為慎擇守宰如長安之三輔洛陽之馮翊則  
 京城自固矣利川府使邊應星今聞為會寧府使應

臣即見金命元所通狀 啓草慶尚道之事極為危  
 迫賊謀兇逆難測不勝寒心無之慶尚左右道經年  
 兵火飢饉赤地人民死亡略盡白骨蔽野不幸而右  
 道則兵使連殞監司又逝人心無所維繫防備等事  
 無從措置種種可虞至於如此臣雖在病中而晝夜  
 憂自不知所出昨日唐將駱參將來問臣疾因為暫  
 留亦甚念此自經略以下皆有不滿之語以為提督  
 今已撤兵將回而倭賊尚留不去提督之意或欲留  
 馬軍在此鎮守然馬軍若留則其弊與倭賊等地方  
 難支南將中浩無可留者而兵亦難家其久皆不願留

惟劉綎兵新到而其人乃我親屬雖未知欲留與否  
然留此則有益頃速馳啓於國王或移咨經略提  
督區處可也云留兵之事必為大弊而賊兵未退則  
恐亦難已况南方之兵素善禦倭其操練教習必為  
我國久遠之利然此則非臣愚所能預料其利害惟  
在朝廷百分商量急速善處而已今日備賊之事  
一刻急於一刻抄擇伶俐之軍分配天將傳旨兵  
事器械乃是第一件事而賊退已過一月一無施猶  
前日駱參將抄率平安道軍百名而其軍私自訴乞  
不久還去臣正與參將議於城中募得火炮匠十餘

星在利川能績頗著糾合民兵捍禦盜賊故賊兵終  
始不敢深入而利川境內畊耘不失其時北道重地  
固當擇人然在今日則南邊賊路所經其任尤重臣  
之愚意亦望姑留應星使得撫緝成緒而廣州牧使  
亦十分擇人任之使廣州利川驪州三邑相比合勢  
稍稍完集則其為後日之益不少矣此則但為京畿  
一道而言耳他道形勢莫不皆然如忠州居國上流  
控扼咽喉忠州失守則沿江數百里皆為受敵之地  
其重比他邑百倍臣尚未知元慎居官之狀如何然  
當今日板蕩新造之初恐非此人所了臣時未到其

處從當親見更啓計料而所以並為預陳者欲令  
朝廷比此等緊重守令一頃取於差除之日毋致逆  
代紛然之弊臣本以無狀後前負國孤息久在行  
間無一寸効不意數月危病纏身性命如縷乞免重  
任更代他人以紓國亂而待命逾月尚無指揮病  
若漸蘇竊欲扶曳南去目見事益艱難臣之精神才  
力萬無報塞之路而疾病昏瞶之中時有一二妄見  
不得不仰陳於無聽之下不自知量罪涉僭越惶  
恐無地

請募兵練習因乞遣使狀

人年少可教者三十餘人今日為始送于參將處使  
之學習但必資以糧料然後可以無散故欲除出城  
中賊窟落庭米給料此後應募之人必不止此朝  
廷早為事自別擇將帥二人分為左右隊領之日夜  
訓練而又連續加抄外方精勇之人次次傳習如臣  
前日所陳庶有成效若又悠悠都不濟事臣之病勢  
則大勢少減而元氣大敗一室之內杖而後起至於  
精神志慮益甚顛錯軍國重事決難料理而痛念國  
事伏欲輿病南下氣力難任罪無所逃臣意必須  
朝廷早為處置或代以他大臣經理東南以赴事機

之惡然後庶無後悔

懲惡錄卷之十二

懲惡錄卷之十三

辰巳錄

病後南下狀

六月二十日

臣久病之餘元氣備敗不能出門戶今月十八日始  
奉審于松山十九日與諸宰會議狀 啓伏念臣冒  
受重任時未適免討賊方急適因狗馬之疾初不得  
與都元帥一時南下留滯累月罪戾益積今雖氣力  
如此而南方事勢日急一日不敢頃刻自安今日朝  
往辭提督則提督使通事傳言凡事應自料理但慎勿  
輕易也臣且聞提督出牌文欲西還與右相俞泓請

少駐策應南道之事提督答曰境內無賊然後我當  
還去云臣聞劉綏兵十三日自尚州南下駱叅將等  
亦皆率兵以去萬一與我兵合勢水陸並進則庶可  
蕩滅殘寇於海上以復不共一天之讎而諸將相持  
已久尚無消息臣不得已扶曳下去欲觀其勢今日  
提督他餘所言應在右相俞泓狀 啓臣不為具狀  
馳 啓慶尚道賊勢危急狀 六月二十日

臣昨昨日書狀封送即時申時發自慶州徹夜而行  
昨日到大丘當日朝叅拜劉總兵極陳事急請援之  
由則頗有掣肘不能自由之意乃即成稟帖馳報宋

經略與李提督處觀其意思不無坐待回下之計事  
將無及至為痛悶即刻到付忠清兵使黃進十六日  
成貼馳報內昌原留賊與金海熊川之賊合勢將向  
咸安咸安城池淺薄各將所持兵糧僅支數日之用  
賊若屯據城外高山曠日相持則保守極難故全羅  
都巡察使權慄巡邊使李贛等相議令全羅兵使宣  
居怡助防將李繼鄭京畿助防將洪季男本道助防  
將鄭名世慶尚右兵使崔慶會義兵將高從厚領兵  
本月十四日發自咸安十五日來陣晉州俄有全羅  
道捍後將扶安縣監軍官金漢希馳告內昌原瀕漫

之賊先鋒十五日未明時直越竹嶺已入咸安事進告又十六日京畿助防將洪季男親自馳來言內同日卯時咸安來入之賊不知其數出來晉州地盤城縣屯聚距晉州四十里必是欲犯晉州之計云諸處之賊合勢衝突果如前日被虜人所言故晉州城中諸將方約束把守而全羅兵使及京畿助防將則曰巡邊使關率兵向宜寧地此等賊勢緊急緣由稟告於天將急速赴援事牒呈一時到付巡邊使李蒼十六日成貼馳報內十五日咸安之賊分散四出江越邊上下焚蕩云云故先送慶尚左兵使高彥伯使

與星州牧使郭再佑合軍把截即見郭再佑馳報賊艇百餘隻自鵲院上來到尺堂津下陸去牧使結陣處五里許安國老家焚蕩故發送義兵軍及左兵使軍使之勦擊事馳報又左兵使高彥伯馳報內宜寧地五骨里賊倭先鋒五十餘名焚蕩與星州牧使合軍追擊事馳報賊勢甚盛四面充斥而諸將皆赴晉州此處則只有巡邊使左兵使星州牧使而所率軍兵不滿六百以此備禦無計左道諸將急速起送天兵亦為請來繼援事牒呈又一時到付督捕使朴晉防禦使李時言金應瑞鄭希玄等同狀十八日成

德安金卷十三  
三  
貼馳報內當日到付密陽府使朴慶新馳報靈山境內賊艇無數來泊又賊百餘名自買浦府地境熊峴向去府使率軍二十餘名不意追逐多數射殺云云而靈山餘賊還向買浦不無衝突直路之患故使軍官朴守豪等抄率精銳與密陽府使合勢防遏買浦之賊而諸將等方抄率精銳馳向靈山以為乘機勦擊之計事牒報臣因此商度咸安避出之諸將入守晉州者其數似多足可隄防而所患軍糧之絕若或持久勢難支吾宜寧所投之軍果為數少加送援兵固是得計而右道及直路把截亦不可虛適值崔遠

率軍來到星州故使之曰率所領武士急急馳赴與右道監司約束為援運糧官趙信道所管糧料已盡輸運更無可為之事而生長咸安熟諳晉州等處形勢云故別為督戰官送于崔遠處使之極力措置大緊賊勢極熾諸處衝突將有不戢之勢而兵孤糧盡環視本道已無可為之事只恃天將之赴救而又

有掣肘相碍之端尤為痛悶輒將告急文字連稟劉總兵庶幾動心而各處將官更為嚴勅期於收拾先將已到之報急此馳 啓

馳 啓晉州陷城狀 七月五日



臣在京時聞慶尚左道兵勢孤弱及出城之後聞都元帥金命元留慶州欲就議事將發向左道及到道內聞晉州事急即馳向右道而蕩敗之餘終日行路不見一人驛路不通文報不傳星州等處則糧料掃如一行飢困不得已寸寸前進轉向高靈及到安彥驛有一驛子自下而來乃持巡察使行移往戶曹判書李誠中處者而傳晉州已於前月二十九日為賊所陷臣不勝驚痛之至即馳到高靈則文報猶不來而所傳之言果似非虛皆以為賊累犯累退不意二十九日天雨城毀數延長賊兵乘時亂入我軍不能

禦入城之將則時未知某某人被害矣督捕使朴晉都元帥軍官朴宗男率軍結陣于高靈草溪之境而賊兵昨日已入草溪云距此只數十餘里人心危懼莫保頃刻大槩右道一境已為空虛之地而此縣自全羅道輸到軍糧千餘石亦露積在外賊若衝突皆當被奪臣方令差使負與德縣監李佶暫為移置僻處矣劉總兵之軍今日自大丘來此結陣於縣南山而其數不多其委官率來者云明與明明摠兵亦率大軍來駐此處臣作為稟帖馳人請救亦未知肯許與否臣觀此賊兇狡叵測佯以巧計少援 天兵

而吞筮無已在我無軍無食日就靡潰區區南方之保障惟是晉州一邑猛將精兵多聚城內而今又不幸徒為拊心本道左右道地勢懸遠文移往復動經時日慶州等處尤甚虛踈而金命元又復適去新元帥權慄雖在湖南之境而湖南諸邑守令亦曰天兵支待盡出在外道內幾於空虛末由策應尤為悶慮

馳 啓晉州陷後後本道事勢危迫狀七月八日

晉州之陷雖曰賊兵浩大而策應之失亦為可慨臣在京時聞牧使徐禮元以天兵支待差使負來在

咸昌即移文以為晉州朝夕將被兵守城之官豈宜遠出使速還送而遷延不還及聞賊兵已迫然後僅得入城防備等事不能預先措置一也且其諸將率客兵多聚城中而無統制之人各執所見未免紛雜二也諸將當初不量事勢輕為進陣於咸安及賊兵大至狼狽奔還致賊乘勝三也鼎津若列軍固守則賊或不敢四面俱進而率皆棄去賊兵水陸俱進晉州未陷之前宜寧三嘉丹城鎮海固城泗川之地賊皆雲合援兵路斷四也諸將崔遠宣居怡以下所率之軍甚多雖不能直至城下救援而或為疑兵或為

夜襲力盡乃已可也而率皆逃避山谷一不出顧晉  
州之人日望援至祝手呼天而竟無一人來救遂至  
於陷城屠戮之慘不可忍聞諸將聞晉州失守率皆  
潰退今不知在於何處而其所經過之邑倉穀皆縱  
其軍士破散無遺其中崔遠所率之軍作亂尤甚極  
為痛心督捕使朴晉助防將朴名賢別將朴宗男等  
始自左道來亦以元帥之令將向湖南臣以為此道  
既無兵使諸將無一人見在者是委一道於賊手故  
朴晉等三人姑令仍留高靈把截待變且听 天將  
指揮使傳令即接伴官徐渚牒報內劉總兵已率其

軍來駐高靈其先鋒之在陝川者發向咸陽且言總  
兵之意急欲進勦云云而未知畢竟如何李都督亦  
率軍來高靈而道內直路各站軍糧本道不能自辦  
僅以湖南之穀充備而遠處轉輸其數不敷今亦將  
竭而大軍方更至分散於各邑往來不定東西奔馳  
人力殫盡數日之後軍糧將無出處而湖南糧道僅  
有居昌一路本道亦被衝突則何暇更念他道之事  
百計千思不知所為戶曹判書李誠中病重不省人  
事卧在咸昌路邊調度等事亦無料理之官惟 御  
史尹敬立及誠中從事官李自海分投各處督人催

輸而物力殫竭極為可慮即又見左道監司馳報東海一帶賊舡見形者甚多此豈盡為漂到之舡不無彼此俱發之患元帥金命元既遠去權慄雖代為元帥而方在全羅道這里懸絕無路策應大抵右道當時保全者只晉州居昌山陰安陰四邑而今者晉州山陰又被陷沒獨有居昌安陰時無賊報而人民倉庫皆已空虛號令調發無處可施臣以庸殘無似大兵之餘精力頓不逮於前肯束手吁嘆計無所出朝廷急施長策以救顛危之勢

慶尚道賊勢危急請速具由 奏聞 天朝

狀七月

當初賊兵自京城退遁之時臣之愚識已恐盤據於慶尚道更逞凶毒到今事勢日益危迫佯以講和之說籠絡 天將而東侵西掠惟意自如晉州既陷一道更無保守之處若慶州又有此變則嶺南之事將無着手處嶺南既不能保則江原忠清全羅道將次第瓦解而大事去矣自沈惟敬挾倭將偕行之後道路傳說不勝籍籍或以為請以漢江分南北其說可駭不可形諸口舌臣在陝川時義兵將鄭仁弘以牛酒犒慰 天兵劉綎兵語諸仁弘曰倭奴與沈惟敬

潛行欲以漢江以北為中國以南為倭地 天朝豈為聽許萬一許之則汝國當何以為之云云仁弘親聞其說而傳於臣臣始知道路之言亦有所自不勝駭愕痛心之至臣竊慮凶賊既以巧計誘弄 天將而 天兵屯守一年師老糧匱其勢將不日潰散我國竭生靈之膏血殫八道之財力支持大兵勢亦日就困竭是賊坐以長策困之而後乘其弊誠可痛哭流涕宋經略與提督既不可與論議惟望 朝廷更加商量其此事情急急 奏聞於 天朝使無意外之患况倭賊若據南道將以舟楫出於西海陸路更為

長驅必為中國無窮之禍非但為我國之不幸此等事情亦當明白具 奏並為十分從長善處

請具兩南危急之狀求救於經略提督且戶曹判書李誠中身死其代遠為差送狀七日

臣於本月初九日聞劉總兵在陝川馳往見之總兵頗從容談話臣極陳倭奴譎詐以和議緩 天兵使不救晉州而實行吞筮今本道與湖南危在朝夕懇乞馳救摠兵言吾志不行無可言者似聞賊已向全羅若此道不能遮截則患不可勝言吾欲提兵往救曾招住居昌遠將使之來守高靈陝川然後吾欲行軍

而號令不行然老實知湖南被兵則當隨徐等所言而赴救須討一地圖詳載道里由經之路以來且言此處無一將官軍兵亦無一人何耶臣對以諸將初聚咸安退保各處而聞晉州之陷皆潰散向湖南以去曾已 啓知國王必按律治罪但事勢危急如此望老爺亟速救濟摠兵曰吾意亦然而不能自擅若體探全羅賊勢虛實則當即進兵臣退具地圖一件又為稟帖以呈總兵見畢猶言諸將不行其令不得自由之狀縷縷不已而即多發擺撥兒哨探宜寧之賊不無進戰之意故臣姑留此日日苦勸進勦矣督

捕使朴晉助防將朴名賢別將朴宗男只率疲兵五六百與天將吳遊擊把截草溪而崔遠李管李時言則聞晉州城陷即從居昌咸陽等處遁去未知在於何處自晉州之陷人心汹懼遠近之民荷擔以立而湖南聲息斷絕只見權慄移文朴晉慶云倭賊已入求禮將向谷城南原以此觀之倭之犯湖南似為的然不勝痛悶此處之賊如宜寧歧江等地設柵屯守其數甚多日日散出焚掠於陝川三嘉宜寧之境距陝川四十里望軍傳告總兵披掛令軍將發而聞賊退去乃止今日宜寧探候若來則臣當率巡察使金

德安錄卷十三  
劫接伴官徐渚等庭立泣請計料糧餉支供本道則  
處處蕩敗只以湖南諸邑出站轉輸艱難支度前來  
米饑今已垂盡近日則繼運路絕又全羅各邑之民  
舉此者聞其道有賊變驚動逃散不能禁止今具遊  
擊駐草溪陝川有劉總兵居昌又有遼將五人駐軍  
大丘密陽直路亦有往來 天兵或多或少出站諸  
邑隨其所往顛倒追隨人困馬疲氣力都盡千思百  
計不知所出即刻金泉察訪馳報內戶曹判書李誠  
中又於本月初七日以病身死雖有督運 御史尹  
敬立而無調度重臣事事如此尤為痛悶 朝廷急

察兩南危急之勢連續致懇於經略提督衙門今雖  
已晚庶有萬一可救之望而調糧之人亦急時差出  
馳送母之軍興

馳 啓晉州城陷曲折狀 七月十五日

防禦使金應瑞馳報內被擄逃還人私奴萬春招內  
晉州攻城時在高峯結陣處凡接戰曲折一一看審  
則賊晉州城五里外東西北面及南江越邊凡二十  
八處結陣其日接戰時倭賊先為放砲城內之人亦  
放銃箭賊進迫城下城內人擯射如雨賊多致死傷  
還為退陣其日夜三更賊多放鳥銃鼓譟大呼而城

中之人不為搖動第三日賊伐取雜草作空石  
盛土城外三十步許造山四處又作四層樓閣高九  
仞許俯瞰城中以為放砲之所造山造樓時城中人  
無數發射死者甚多而賊不計死生死者曳出生者  
進前不日成之多登其上無數放砲城中之人少無  
驚惧反示揚揚自得之意賊退陣第六日黃昏諸陣  
之賊咸聚一處城中人放震天雷三度落於賊中衆  
賊觀其體樣之際折裂觸死者不可勝數賊不敢戰  
還退第七日城中之人又放銃箭一度賊亦多死戰  
數不利將欲退兵更生謀計一日伐木作板東邊有

大槐木一倭攀上其木見其城中虛實後以板子鋪  
之於城外掘取其下漸就城底第八日午時城子三  
十餘把不意顏塔槐木攀上之倭一吹螺角諸陣倭  
賊或騎或步一皆突進城中人弓銃搶劍俱發極力  
拒戰賊徒冒死踐尸突入守城之人勢窮力竭退縮  
一隅賊已入城中彼我交鋒相為血戰死者不可勝  
數城中積尸如山彼我相率而死我國人溺死浮水  
者亦不知其幾陷城之日不計男女兒童盡數斬殺  
翌日則殺男子擒女人載舡先送金山浦諸倭仍留  
晉州其隣邑如固城河東昆陽等處日日焚蕩擄掠



又明日有騎步倭十名持踏圓印文書來衆倭聚首  
爭見曰斯速回兵入國事吾國王之命云欣欣喜悅  
又明日羣倭皆向昌原金海去小人亦隨去目戀家  
鄉逃來現告云云事牒報又據被擄逃回人朱義壽  
招內倭賊於晉州前年退築新城地形平坦處造作  
山臺凡八處俯臨城中多放鐵丸而其山臺東竹遮  
障不相連續故雖放玄字銃箭幸而得中只為貫穿  
而已不得摧倒渠之將帥李宗仁逐日力戰賊束竹  
乘夜齊立於壕邊矢石不能入因自束竹之內亂投  
尾礮於壕中及城底頃刻顛滿賊之着鉄甲者十餘

人突進城底將為破城宗仁曰事急矣即自射臺發  
大箭射之洞貫七賊賊少退其時忠清兵使隱於城  
堞聞宗仁射殺七賊喜而起立舉頭觀望之際鐵丸  
中頭口貫額仆地即曳去自初被圍黃進極力備禦  
至於身擔土石肩背為之出血既而賊又以大木板  
作積如棺狀外以生牛皮數重裹之載於童車之上  
賊入其中直推到城下以鐵物毀城城中亂投藁草  
柴木灌油藝火間間燒燬而擁城底數三石賊已拔  
出成穴城將頽圯城中計不知所出之際有一賊持  
鐵掘錐大呼直進拔出城穴上大石城遂頽落城中

又以前後以金卷十三  
又以拒塞木荆棘填塞賊冒死入城而城中之人亦  
死戰賊幾不能入適倡義使金千鎰之軍守北城聞  
城毀先為驚動棄城奔走賊望見從北城回以竹梯  
登城三賊攀堞大呼衆賊四面俱入城不能支李宗  
仁獨在所守處射矢不輟俄而為鐵丸所中流血淋  
漓顛仆不省人事義壽扶起不得遂自逸去云各處  
馳報及取招之辭雖有詳略而大槩皆同宗仁黃進  
等力戰殉國之忠尤可嘆賞而諸將金千鎰崔慶會  
等聞城陷亦相携痛哭於龜石樓上自投崖下而死  
城中積尸如山三十里內莫不可近而館舍間闕蕩

然一空城堞亦皆夷平賊雖退去更無完集之勢但  
此乃兩南咽喉保障之地其在城中者雖盡死而  
四境遺民奔竄山谷賊退之後不可不趁時還集且  
其境內年穀頗盛而土賊結黨橫行邑無主宰則餘  
民雖欲來尋故居而有不可得臣欲差遣使牧使眼  
前無可合者不得已令別將朴宗男率軍士數十餘  
人馳去審視後曉諭人民禁止侵掠仍為假守之任  
以待 朝廷處置

承 召命發向上道狀

本月十四日臣軍官田齊安自全羅道回來持都元

帥權慄騰送有 旨示臣其有 旨內都體察使已  
為 召還 行在諸道軍權悉委於卿事臣受任累  
月略無寸效罪當萬死而反蒙 召還之寵感激惶  
恐不知所措臣時雖未承有 旨而已知有 召命不可  
仍在此處察任故即自陝川發向上道以待 召旨  
之下上去計料

請 車駕早還京都以答四方顙望之心狀

七月

京城收復已久而 車駕尚未還都人心之顙佇日  
甚即今賊兵屯據海邊無渡海之意衝東擊西勢益

鷓張而諸將策應未免稽緩且 啓請往復於數千  
里之外動經數月曰失事機者亦多臣之愚意 六  
宮雖暫駐 西路 車駕則早還漢都以答四方萬  
姓之心又經理南東毋失機會則其於中興大計係關  
非輕蓋進取之事進一步則得一步退一步則失一  
步自古而然伏望 朝廷毋以此賊暫退而益思長  
遠之慮以茲後患不勝祈祝之至濫陳瞽說惶恐無  
已

馳 啓賊勢方急姑留本道待都元帥來到

後上去狀 七月

臣祗承 召命上來行到軍威得本道左監司韓孝純馳報倭賊欲犯蔚山慶州云雖其所報未知虛實而事勢可憂即書稟帖馳送于劉總兵請移兵近駐慶州以為聲援當日韓孝純又馳報賊勢極熾蔚山彥陽梁山等處倭賊遍滿山野處處列陣衝乍上來之患迫在朝夕事勢甚急都元帥巡邊使以下諸將方皆駐兵於右道及湖南之境急速指揮使之不分晝夜馳援以救危急之勢云云臣既承 召命當急速上去而適緣道內賊變如此都元帥以下諸將無一留在道內者只有左兵使高彥伯在慶州而率飢

羸數百之卒無望於捍禦方張之賊慶州危急只在朝夕而上道諸邑守令皆回出站不還人民飢餓癘疫大熾丁壯死亡殆盡餘存者僅屬聲氣雖欲呼集軍兵以為救援之計其路無由韓孝純欲臣少留指揮諸將誠出於悶迫臣即時傳通於元帥使之登時處置惟是全羅道距此絕遠而賊兵已在慶州數十里之近設使來犯將不能及來而臣承 命中路遲滯且未免干預軍事極為惶恐姑看數日待都元帥來本道後即時上去計料

馳 啓都元帥已到即時發行上去狀

臣既成此狀 啓未及發送而軍官李惟生還自劉  
總兵處總兵答書云據來報知倭情叵測隄防當嚴  
今已發兵二隊先赴大丘屯守明朝統領衆兵俱往  
云云臣前在軍威道中聞蔚山慶州事急即送稟帖  
于劉總兵請速移兵救援而摠兵幸即聽許賊若聞  
之庶有畏戢自退之望且曰李惟生口傳聞都元帥  
權慄亦已到陝川策應等事自當處置臣承 召已  
久尚此遲滯極為惶恐即時發行計料臣大病之餘  
冒暑驅馳引飲無節自成痢疾氣力委頓寸寸扶曳  
恐不能計日越程尤為惶恐

請軍威縣監柳澈仍任狀

臣行到軍威有縣民洪軸等三十餘人聯名呈狀內  
縣監柳澈本以慈祥愷悌之人專以奉公恤民為事  
變生之後不離境土當賊據本邑之日定將抄卒設  
伏要路捕斬射殺不知其數賊退後即入官家收聚  
餘穀一以為軍糧一以救飢民親持穀物出入村  
落至誠賑活民賴得生者甚多一境男女莫不愛戴  
雖於餓饉癘疫之餘形息僅存而 天兵支待軍糧  
輸運之後爭先酬應不敢違令今聞與巡察使相避  
當為逆去當此艱難蕩敗之日若失縣監則子遺殘

民萬無生活之路云云臣自前素聞柳澈善於居官  
今見民情參以物論果非虛語當此調度支持百役  
叢集之時善治守令不可輕適道內賊兵猶在平時  
相避之法不可太拘柳澈姑為仍任以慰一縣民情  
且除殘民迎送之弊似為便當

以病請鑄羅職名狀

八月十六日

臣自四月以後大病之餘氣力柴敗病未盡差而以  
南方事勢危急不敢自安於遠地遂扶病馳下道中  
又聞右道事急晝夜疾馳回奔走於高靈草溪之間  
雖無補絲毫而賤病則日漸沉劇尋常寒熱往來淺

瀉無度引飲煩燥食氣專廢當此之時所當以死為  
限不敢言病及奉 召命感激惶恐越日起程行到  
江原道原州路次敬奉宣傳官齎來 聖旨又回向  
堤川是日風雨大作山路艱險病遂加嚴寸寸前進至  
忠州而幾不能運身留一日踰嶺抵聞慶更留一日  
冒死進程到路中大灘地不省人事顛仆於草野之  
中數日內症勢乍寒乍熱有似痰瘧臣自量病入膏  
肓皮骨相粘見者皆謂面無人色而國事方急傳聞  
吳遊擊劉穆兵皆已發還尚州殊無久住之意道內  
糧餉已竭湖南運糧不繼戶曹判書李誠中身死已

經一月而代負不來運糧餉軍之事日益虛踈將不成貌樣臣既晚來此道不知頭緒往來道路之間時日蹉過事機愈遠身又病憊如許不堪馳駑擲好檢舉亦難如意伏念賊兵時方屯據兇謀難測而在我事勢一日危於一日萬一天兵以無食迫寒倦去賊遂乘虛衝突則未知何以為計此臣之所以俯仰寒心而中夜拊膺者也 朝廷遠於千里此間事情容有未及盡知者如臣殘病速許鑄罷更遣重臣之有識慮能辦大事者晝夜星馳以濟國事

請煮鹽賑救飢民狀

八月

封上吳游擊書兼陳禦賊形勢狀

請下送譚官照察 天兵放糧及發下三道

奴婢貢布授衣 天兵狀

請急遣調度重臣勾管糧餉事及誅長興府

使柳希先以蕭軍律狀

并見本集

陳運糧之弊狀

臣竊詳軍糧散失有三弊處置有三難而繼粟之策乃其第一急務也當初嶺南賊勢未退之日湖南軍糧輸到嶺路方缺賊遁而星州亂民假作倭形聲言

賊至不意突出負戴之人舉皆驚散亂民恣意偷取散失之數幾至三百石此則臣未到前事也即令各官徵還見偷之數矣項目晉州既陷賊向湖南聲息甚急湖南軍糧輸至雲峯南原任實之間者其數亦多而將其穀物或委棄道路或徑還其家若其既入嶺界未至站所者則到處拘留接餉天兵而事出倉皇文簿錯亂不可准信今方文移兩南監司推覈散失俵給之數矣大抵湖南各官軍糧輸運之時計其田結人馬之數准給軍糧付之監官色吏之手盤桓中路耗費萬端而及闔虛警演散遺失如前所陳

此乃軍糧在路散失之一弊也臣意後運軍糧輸運時則或以剛明守令或以秩高軍官分路定差使負各官受出時一一計給約日到境上點閱領納于站所則可無在路散失之弊矣湖南軍糧到站後即欲畢捧積峙一處而嶺南無倉庫人力可以戡守且一應刷馬專責軍糧載持馬一捧之後則必皆逃還不得已分授納者各自守直以到站先後逐日散料隨其畢散始聽還歸已成各站規例而日月既久糧食自絕偷竊不已防奸無路或有恣行買賣者隨現痛治一二石耗欠則典賣牛馬即加徵納而至於十石



之外則各令本官分徵一族其畢徵輸納邈不可期矣至於劉吳諸將所駐處則軍兵自有元數散料時可無濫授之弊而各站無將留兵及道路往來哨卒自書帖字任意加數或有一人一馬而至於十者又持大斗自為斗量散料官欲辨正濫帖猥量之害則橫加鞭笞莫敢誰何任其自取以有限軍糧何能塞其無窮之欲乎此乃軍糧到站散失之一弊也巨意典守偷竊之穀則遲速間本國地方官勾當徵欠而天兵濫費之弊非臣等所能糾正且經理提督三將標下則劉吳號令亦不能禁抑自 朝廷下書于接

伴使使得出提督禁票榜示嶺路則庶有畏戢之望矣大軍一帶分設站所儲峙糧料而頃日右道賊勢緊急遼將四五負自尚州移駐居昌咸陽劉吳兩將自海平大丘移駐陝川草溪自各站移送之糧不下千石或至軍前或在中路參錯於百里間而今又遽還本站分布之糧一朝還運其勢末由數少軍糧耗散於移來移去之日者不知其幾而糧料易絕專由於此此乃軍糧移來移去散失之一弊也臣意此則臣與地方官參究去處終當推還其數而備達移來移去散失之弊者欲其 朝廷洞知糧料遷移自就耗損

之意也軍糧大米則不久將絕豆子則各站遺在通計萬餘石露積空地今已四月不蔽雨水腐朽大半誠為可惜欲令嶺南守令者護則湖南納者必不受其檢勅而湖南守令則四五站只有一二員分守為難此乃軍糧處置之一難也臣意近觀賊勢進退天兵去留納置一處以本官守令者護而湖南納者皆令還送其中充其腐朽不合軍糧者則依前狀啓各站飢民斟酌分賑宜當矣轉餉軍食會計為重自有該曹堂之巨則自初隨其糧料有無督運繼餉而已一自二曹判書病逝所率算員等散歸京城該曹

文簿亦不分明臣只以各站用下遺在之數略加打算而前後抵牾取實為難此乃軍糧處置之一難也臣意戶曹堂上即廳中率算員急速下送將兩南該曹元定及用下遺在之數一一會計俾無國穀耗散之弊宜當矣千里轉運自至欠縮既有欠縮則不得不生徵當此公私俱竭之日刻期生徵則人不堪命若或少緩則徵欠無期生徵伸縮而民生休戚繫之伸縮得中公私兩便最是難處此乃軍糧處置之一難也臣意朝廷令兩南監司各別留意使隨生徵便民生不至失業國穀不至欠縮宜當矣臣請以繼

粟之策繼之今日賊勢不可以日月期賊勢未退則  
天兵不還當初所備數月之糧今已罄矣繼粟之策  
一刻為急而朝廷未有指教方伯未有處分督運  
一小臣徒自煎悶束手何為為今之計秋日尚晚早  
穀已登嶺南左右道付種處或以貢物作米或以田  
稅引納而又從以空名帖多般募粟則隨所得多少  
而可以添補軍食此事必須身自巡歷留連措置可  
得就緒而臣則急於劉吳轉餉不得暫離大路左右  
監司方曰賊勢計不暇及臣誠痛悶為前春督運宣  
傳官二負來在左右道而受命有限界號令不遍

且武官不能憚壓亦不為有無於調度矣朝廷速  
為處置調度督運一時並舉同力措置則彼此兩便  
而大事可濟矣自轉運使遷還戶曹判書病逝以來  
臣有意陳連而惶恐不敢有所云云今則賊勢如是  
糧絕如是左右上下道路絕遠未及周旋又如是謹  
此昧死以啓

松山所安 靖陵玉體奉審後馳 啓狀八

臣於前日 宣靖陵奉審時病未進參今月十八日  
始隨諸宰之後奉審松山所安 玉體則頭面上毛  
髮盡脫皮骨粘稿自脛以下肉盡骨在大緊顯是年

久之體而曾腹及背則皮厚而堅毅不見骨節曾上甚  
高背後左邊肩甲有穴痕一大一小相距一分許所  
見惟此耳其他皆不可辨伏念此乃變中之極變辨  
別少差則事不忍言臣後生昧識固極之中不敢輕  
議如何惟在更加精審叅以 陵上形止並搜索近  
陵處古塚破壞與否多般訪求或為神明所佑萬一  
有得實之望

德安錄卷之十三

215

2064

9